

## 一生三幸

林寶瑞/口述 朱婷/撰文



▲林寶瑞與王翠華結婚照

林寶瑞，男，新加坡歸僑，現年86歲，退休前任職于福建省教育生產供應管理辦公室。



▲林寶瑞于1958年



▲林寶瑞伉儷

1951年7月，回國僅僅1年1個月後，我就成了孤兒。

70年後的2021年，我與妻子結婚60周年了。日子過得幸福美滿，這是70年前的我，怎麼也想不到的。

### 回家鄉

1935年，我出生在新加坡，3年後，母親便因肺病離開了。父親曾在當地建過一家養雞場，可沒多久就關門了。後來靠着拉人力車、踩三輪車、在窩廠做搬運工等這些辛苦的勞動養育了我和哥哥。自我懂事以來，就住在城裏華人聚集地的一間小房間裏，父親每天出門務工時，我便待在房間裏，可哥哥總不在。

他與父親的關係并不好，到他結婚成家搬出去住，甚至到我和父親離開新加坡回清後，依然沒能緩和。在那時全家福裏，有嫂嫂和侄子們，就獨獨少了哥哥一人。一次錯過，就再也沒有機會。最後，他們倆就真的再沒見過面。

回國不是一時的決定。當初父親離鄉是不得已，後來在家鄉的2位姑姑總是寫信關心寬

慰，并向他形容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，國內的環境有多好，勸他帶着我一起回來。一邊是國外坎坷的生活境遇，一邊是姐姐們像雨一樣的信件呼喚，1950年，心繫家鄉的父親帶着我回到了福清江陰高嶺村。

誰曾想到，僅僅1年後，父親就在務農時突然離開了人世。彼時正值暑假期間，我獨自在家中玩耍。得知消息時，我嚇壞了，一時“傻”在了當場。當時農村醫療水平低，無法確定父親是因何離世的。這麼多年過去了，父親的遺容始終在我腦海裏。或許是飲食中毒吧……這麼多年，我總是對着那份記憶這樣想着，雖然已無法求證了。

當年，父親帶着對未來生活的希冀回來，卻沒能享受到；因他決定而回國的我，在一段艱難孤獨的日子後，終於過上了幸福的生活。若是他能知曉，一定會倍感欣慰吧。

### 沐黨恩

如果說，跟着父親回國是我人生的第一大幸事，順利地參軍入黨，則是我人生的第二大幸事。這樣的機遇，如同天上的餡餅砸在當時孤苦無依的我的身上。至今想起，我依然堅信：我是一個孤兒，但命運對我是慷慨的。

1951年，我考上了離家10多公裏的福清虞陽中學。住校期間，學校了解到我的特殊情況，對我諸多幫扶。不僅為我免了學費，還給我提供了乙等獎學金，讓我參與學校建設，“以勞養學”。

那時，學校正在擴建，許多設施還沒有完備，需要搬運工。我與小伙伴在寒暑假時，一邊“玩”一邊賺錢。也不知道賺了多少錢，學校也沒有認真地計算過我們的“工時”，就這樣補上

了生活費。在那段時間裏，我還第一次接觸到了各項體育運動。籃球、排球、羽毛球、乒乓球……因為身高優勢，每一項運動我都玩得還不錯。而學校舉辦文藝活動時，也常常把我選上，我就這樣成了學校的文藝積極分子。

很多年以後，在部隊裏有人問我，你是怎麼長成這樣的啊？我自豪地說，都是爹媽生的呀。父母雖然沒有陪伴我成長，卻給了我好的基因，讓我成為優秀的人。

1954年，初中畢業時，部隊來學校徵兵。有救了！得知這個消息時，這是我的第一反應。我已無家可歸，由衷地希望能加入部隊這個大家庭。

體檢前我十分緊張，仔細核對每一條錄取要求。其他的都還好，就是體重一欄，我差了一點。當時身高1.7米的我僅98斤，沒有達到部隊規定的100斤。

我參軍的心意已決，便咬牙用好不容易省下的錢買了面條，結結實實地吃了3碗，最終以100多一點的體重達標。

後來我才從側面知道，早在我露第一面起，就被徵兵的領導看中了。他也下了決心，要將我招入。我不禁想起回國路過廣州時，也有部隊的領導向父親詢問我的情況。父親自然是婉拒了，從軍的願望種子卻早已在我心中萌發了芽。

或許這就是天意吧，我對自己說，要珍惜這個機會，要努力踏實肯幹，要幹一番事業……因為除了部隊這一方土地，我再無去處。

1956年，因為突出表現，我被部隊推薦入黨。時至今日，已經是有着65年黨齡的老黨員了。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日子。此時此刻，我祇想說，我現在有個溫暖的家，有一個賢惠的愛人，有兩對兒子兒媳，一個孫女和曾外

孫，四代同堂，這一切都要感謝黨和解放軍。沒有黨和部隊的培養，哪有我這麼幸福的生活！

### 成一家

今年1月26日，是我與妻子結婚60周年的日子，本應熱鬧鬧地聚一聚，但我們自覺響應政府號召，減少跨省出行與往來。兒子兒媳們不回來，徒增了些許遺憾。

更遺憾的是，1990年，我應邀回到新加坡，卻最終沒能見上嫂嫂的最後一面。但與侄兒侄女的聯系一直保存了下來。我的電話本上，始終記着他們的手機號，祇要一翻就能翻到。前些年，新加坡的侄兒侄女們專程回來了一趟，我們聚會聊天，好不熱鬧。今年若不是因為疫情，本也想請他們一同來慶祝。

這幾年，我腰部患疾，無法隨意出行，也不方便再去新加坡了，祇能呼喚他們來福州團聚，幸好妻子和兒子兒媳們總是無怨無悔地照顧我。

妻子王翠華是我的賢內助。遇到陌生人時，我總是這樣對別人介紹。1958年，我帶着一隊隊員在河邊勞作，因為同樣是福州人，能說福州話，我們就這樣相識了。結婚多年，我們倆從沒有紅過臉。我們總能有共同的愛好，過去一起在廣場或家裏的客廳跳舞；現在不方便了，就一同喜歡上了繪畫。每天，她外出購物、打理家務，我在書房聽錄音機、學畫畫，互不幹擾，卻相互體貼。

……

有一句話說，人生三幸，有愛、沒病、心寬，我都占了。更幸運的是，回望我的人生路，有三次幸運，我都沒有錯過。



▲離開印尼時的全家福，獨獨缺了哥哥一人。



▲2007年，新加坡的侄兒伉儷第一次來訪福州。



▲林寶瑞全家福

永春老家盛產白鴨，那白鴨湯的美妙滋味早已流淌在血液裏。

在那吃肉還不太自由的年代，白鴨湯絕對稱得上是硬菜。逢年過節或款待賓客，殺紙白鴨燉鍋湯，簡單而不失隆重；平常日子裏，偶爾殺紙白鴨，仿佛平添了許多過節般的歡樂氣氛，既有難得改善伙食的歡喜，更有滋補養身的期待。而且樸素地以為，這白鴨必須得燉湯，才能充分釋放營養，其他吃法簡直就是暴殄天物，浪費了白鴨的精華。像鴨露那樣極致另類的大制作，少見有人試之。念念不忘直至多年以後，才有幸一睹真容，一嘗真鮮，鴨露果然妙不可言。

離鄉多年的日子裏，與白鴨湯的味覺聯系，始終沒有停過。老家來人或從老家返回時，捎帶的土產中經常會有永春白鴨，似乎已經成為習慣。在偶爾回到永春老家的日子裏，尋找那舌尖的記憶，仿佛是從白鴨湯開始的。親朋好友難得相聚，每每被問起想到哪裏就餐時，回味起那熟悉而又期待的味道，往往難以馬上作出選擇，同樣的白鴨也可以有不同的風味，不如一樣樣依次慢慢來。

聞名遐邇的永春石鼓白鴨湯，以熟地等秘制配料奠定了江湖地位，似乎就是永春白鴨湯的杰出代表，天南海北到永春的，

## 尋味永春白鴨湯

必須得先嘗為快，必定愛不釋手。而偏安一隅的牛鞭白鴨湯，甚至還有許多人不知道此湯的存在，出身不凡的獨特配料，令其低調奢華有內涵，祇有嘗過之後的人才知道真正好在哪裏，如果想試試味道，那得提前預定。還有那久嬌菜老鴨湯，此等上品可遇不可求，沒有多年的情感積累，是絕對燉不出那醇厚的仙氣。而以另一種和諧方式存在的白鴨湯，深受普羅大眾喜愛，呼朋喚友煮大鼎飯聚餐時，柴火大竈燉煮白鴨湯是最佳配角，否則，再好吃的大鼎飯也會失去靈魂。

清炖白鴨湯原汁原味，是永春白鴨湯的更高境界，考驗的是白鴨的品質。偷得半日閑，呼朋喚友來，慕名尋味去。席設農家老屋，宛如兒時自家舊屋，頓時倍感親切。談笑風生之間，老板端來明爐，一陣清香撲面而來，悠遠而熟悉。是的，就是這個味，小時候家裏燉煮白鴨湯，鍋裏冒出來的就是這香味，引得忍不住不停地掀鍋蓋，焦急地等待那白鴨湯快快熟了。“來來來，吃個鴨腿，撒腿能跑！”一把拉回了現實，熱情的好友站起來夾了個鴨腿就往碗裏送。此

時方才注意到，熱氣騰騰的鍋中，湯色清亮、油星點點，在明爐作用下汩汩誘人。迫不及待地舀上一碗，清爽鮮香、醇美絕倫，哪裏還顧得上那肥美的鴨腿。

“來個鴨掌，腳踏實地！”  
“吃個鴨翅，展翅高飛！”  
“啃個鴨頭，獨占鰲頭！”

好友不停地忙著為大家夾肉舀湯，還不忘耍耍嘴皮，不時引人哄堂大笑，一鍋白鴨湯傾刻見底，眾人紛紛嘖嘖稱贊，人好鴨好湯更好，此鴨祇應天上有！此時，老板驕傲地說，我家的白鴨就生長在半天上，也是會飛的哦！眾人愕然，莫非這是山溝裏飛出的白天鵝？確實如此，若非親眼所見，誰能相信在半山頂上，一汪清水宛如天池，白鴨在青山綠水白雲間，覓水嬉戲，自由飛舞，身材輕盈優美，羽毛潔白無瑕，想必白天鵝有知，也會自慚形穢。

驀然回首，白鴨傳入永春已近300年，生態天成的永春，素有“萬紫千紅花不謝，冬暖夏涼四序春”美譽，永春白鴨湯得之天地精華，在湯湯水水的世界裏獨放异彩。縱然還有各色鴨湯各具特色，祇是在留香于唇齒之時，不論身在何處，心裏總是會不由自主地，找尋那歷久彌新的味道。

(李文新)

## 牛年賞“牛”



作者：張永海，福建省書畫院院長、教授；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，福建省美術家協會副主席，福建人物畫藝委會副主任，福建師範大學美術學院特聘教授、碩士生導師。